



一世 爱

One life
one
love
<梅吉>著



《花火》蓝色伤痕
系列飘泪之作
2009年冠军
短篇改编

「十六岁的她,爱上了
爸爸的专属司机

这个世界上有比纵火更可怕的事,那就是纵身
她为他节食减肥,献出初吻,纵身一跃……

如果这样还得不到你,不如,毁掉你

魂映身,后会无期」

漓江出版社

一世一爱

*One life
one
love*

<梅吉>著

漓江出版社
桂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世一爱/梅吉著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13. 4

ISBN 978-7-5407-6383-1

I. ①一… II. ①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40954号

选题策划:花火工作室(长沙)

责任编辑:匡文妍

特约编辑:廖妍 何亚兰

装帧设计:何鹏

出版人:郑纳新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中国·湖南·望城·湖南出版科技园(邮政编码:410000)

开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:8 字数:135千字

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0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731-88387676)

我的爱会像垂死星星的光芒追随着你。

——题记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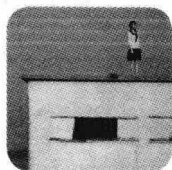
*One life
one
love*



- 第一章 <chapter one> 001
✧ 青春期，原来不仅仅只是带来了初潮
-
- 第二章 <chapter two> 026
✧ 深深的喜欢，便蜕变成了爱
-
- 第三章 <chapter three> 061
✧ 她的世界被他烧得烈火燎原
-
- 第四章 <chapter four> 092
✧ 比纵火更可怕的事是纵身
-
- 第五章 <chapter five> 131
✧ 她就像一个走火入魔的人，为他疯狂
-

目录

*One life
one
love*



第六章 <chapter six> 152

❖ 不知道是从一场梦里醒来，还是坠入更深的梦境

第七章 <chapter seven> 185

❖ 他就是她心里的一根刺，一点的刺疼也超过了全世界所有的痛

第八章 <chapter eight> 200

❖ 那么寂静的夜，让人心里很空

第九章 <chapter nine> 219

❖ 无能为力，原来是命运给我们最重的打击

❖ 后记 245

第一章 <chapter one>

青春期，原来不仅仅只是带来了初潮



1

001
0

对于卢佳来说，初恋和月经一样，来得惊心动魄。

彼时，是她的青春期，犯浑的十六岁，张牙舞爪的十六岁，彪悍而肆无忌惮的十六岁，留一头短发，穿只能包得住屁股的裤子，拖拉着一双人字拖，在军区大院里横行。跟她玩得最最铁的是韩飞，虽然他比她还大了三个月，个子比她高了一个头，但在她的面前，他总是一副俯首称臣的样子。卢佳让他向左，他绝不向右，卢佳让他去撞墙，他绝对就是去撞墙。用孙艺芝的话来说：“韩飞就是卢佳的狗腿子。”

孙艺芝是卢佳最看不顺眼的女孩，她穿碎花裙子，白袜和圆头小皮鞋，走路的时候裙角飘飘，眼神掠过来带着公主般的不可一世。孙艺芝的钢琴据说已经考过了十级，卢佳的母亲当着卢佳、孙艺芝以及孙艺芝的母亲由衷地说：“艺芝这孩子可真是优秀！”

卢佳不屑地冷言冷语：“十级有什么了不起，离一级还差得老远呢！”话音一落，卢佳就看到孙艺芝扔过来一枚嘲笑的眼神。而卢佳的母亲尴尬地责备了她一句：“卢佳，十级就是钢琴里最高的级别了。”

卢佳慢悠悠地“哦”一声，反驳母亲一句：“那又怎样？”在她看来，每天在钢琴前坐几个小时的练习简直就是一场自虐，她更喜欢爬树捣鸟蛋，偷溜进军营区里偷还青着的石榴，点着蜡烛拿着小棍去大院里废弃的防空洞探险，或者用一枚电话磁卡去“刷”开别人家的门……她的鬼点子多，馊主意也多，闯的祸更是多，但即使被她爸罚站罚跑勒令面壁思过，卢佳就是不长记性，转身又胡闹开来。

卢佳的爸爸卢政民是军区大院里最大的官，他的兵谁见了他也是毕恭毕敬地喊“首长好”，但他对着卢佳却是没辙。因为工作关系，当年卢政民随军舰一出海就是几个月半年的，而也在部队任职的母亲杨蓉秋也是一心扑在工作上，对卢佳的管束就少了，等到他们警觉女儿已经长成小姑娘的时候，已经错失了把她培养成一个淑女的最好时机。不过，卢政民在家的时候，对卢佳的教育也是军队里那种纪律严明的一套，每天早上要跑步半个小时，要把自己的被子叠得跟豆腐块一样整齐，坐要有坐姿，走要有走相，即便是在卢佳生日时收到的礼物也是飞机军舰之类的玩具，这也难怪卢佳的性格里带着一股男孩气。

卢佳从小就生活在这所军区大院里。军区大院分家属区和军营区，有自己的礼堂、操场、营房、教学楼、图书馆、澡堂、小花园、卫生所、幼儿园等等，在卢佳的满眼里，军区大院就是绿色的，长得郁郁葱葱的梧桐树和冬青树，旧楼上爬满的蔓菁藤，屋顶上那些

缝隙里长出来的一丛一丛的小草，都弥漫着清新的味道，她喜欢这里，喜欢这里每天定点都有的吹号声，喜欢从操练场上传来的整齐列队声，喜欢军舰出航归航时那种鼓动人心的感觉。那时候的卢佳，生活纯粹而喧嚣，简单而明媚。

2

午后的时间，整个军区大院里都安静极了，微风轻拂。卢佳和韩飞仰躺在一株梧桐树荫下，手撑在脑后百无聊赖地看蓝得发白的天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。天空中没有一丝浮云，阳光透过郁郁葱葱的树叶，洒了一地的斑驳，像一粒又一粒小小的钻石，满满当当的都是。

是七月的天，有些热，不是那种闷热，而是干燥的热，夹杂着知了长一声短一声的鸣叫。

卢佳扯过一根草茎在嘴里咬来咬去，有微苦的感觉传来，她用脚踢了踢韩飞：“昨天你爸抽你了？”

韩飞一下坐起来，嘿嘿笑了两声，手放在裤腰上作势要脱七分裤：“打得可狠了，你瞅瞅！”

卢佳抬了抬眼皮，直视着他，毫无拒绝和躲闪的意思。倒是韩飞装腔作势了两下见卢佳一副真要看他屁股的样子，败下阵来：“算了，还是不给你看了，免得你内疚。”

卢佳吐掉那根被嚼干的草茎，又扯了一根放到嘴里：“我赌十块钱你敢不敢脱！”

韩飞把脸凑到卢佳的面前，盯牢她的眼睛问：“你到底是不是女的呀？”然后又自顾自地“哦”一声，“你是女的，还是女流氓！”



卢佳坏笑两声，伸手要去扯韩飞的裤子：“就对你耍流氓了！怎样？”两个人在草坪上追逐疯闹起来，满脸满脸都是幸福的光亮。有青草的味道在弥漫，连那些暑气都散掉了，就像他们肆无忌惮的岁月，很快乐。

昨天韩飞挨打的原因是卢佳看着孙艺芝的新裙子很不爽，让韩飞不小心“甩”了一笔的墨水到她裙子上。孙艺芝回头就向韩飞的爸爸告了韩飞一状。卢佳跟孙艺芝的“彼此看不顺眼”由来已久。小时候也一起玩，但每次卢佳提议玩什么游戏，孙艺芝就反驳她。卢佳说玩兵捉匪的游戏吧，孙艺芝就说那没意思；卢佳拿着弹弓说比谁的“枪法”准吧，孙艺芝说那很无聊；卢佳说比谁能在围墙上走得更远，孙艺芝就说那就是小孩玩的。这让卢佳很是恼火，拼了命地想要给孙艺芝一个教训。后来她想到了去防空洞，军区大院里有很多废弃的防空洞，曾经卢佳以寻找这些防空洞为乐趣，那些曲曲拐拐里，那些深不可测里，仿佛藏着吃人的怪物，让人感觉既恐怖又惊心动魄。卢佳让韩飞去找孙艺芝，告诉她有好玩的东西送给她，孙艺芝也就信了，跟着韩飞到了防空洞。

起初孙艺芝也不愿走到防空洞里，韩飞连哄带骗地让她进去了。黝黑恐怖里，孙艺芝走得胆战心惊，拽着韩飞的手几乎要哭出来。韩飞手里的蜡烛突然跳动了一下，前面一个“影子”幽幽地飘了过去，当然那是事先就藏在那里准备吓孙艺芝的卢佳。

孙艺芝果然被吓得定在那里，连尖叫也不会了，韩飞突然吹灭蜡烛，大喊一声“鬼呀”就跑开了。那个防空洞还连着岔路，韩飞和卢佳很快就会合跑出了防空洞，他们在外面大笑不止，可等了又等都不见孙艺芝出来。两个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最后决定还是回去找孙艺芝。



找到孙艺芝的时候，她脸色苍白，浑身颤抖。回去后韩飞被他爸狠狠地揍了一顿，而卢佳差点没被她爸关禁闭。孙艺芝一回去就开始发烧，病了好长一段时间。从那以后三个人的梁子就结下了，孙艺芝看到他们俩的眼睛就往上瞟，鼻子里冷“哼”一声，一副深仇大恨的样子。因为三个人都在一个学校一个班，平时卢佳要是在学校里犯点错误，那孙艺芝一准遇到卢佳她爸就说了，还说得一副很为难的样子——“卢叔叔，卢佳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呀，今天上课的时候趴在桌上休息”或者“卢叔叔，我们发考试试卷了，卢佳考得怎样呀”。而卢政民听了这些话，铁定会回家“询问”卢佳一番，而她与孙艺芝的嫌隙就越来越大了。

与孙艺芝的“钩心斗角”就成为卢佳生活里一种盲目的乐事。孙艺芝弹琴的时候，她跟韩飞就在楼下咚咚地打球，扰得她弹得乱七八糟；孙艺芝骑单车上学时，常常会发现气门芯被拔了；甚至有一次，韩飞在卢佳的指使下，跟在孙艺芝身后偷偷地把她的马尾辫给剪了……如果快乐与不快乐就是这样简单，那卢佳的青春期就不过如此，但，在这个午后，突然间一切都不同了，就连阳光，连空气，连那些习以为常的景色都变了颜色。

打闹过后，卢佳又和韩飞打起了赌：“敢不敢骑着单车从那个石阶上冲下去。”那个石阶在军区大院的一个小山坡上，坡度很陡，一共有一百多个阶梯。

韩飞“切”了一声，轻扫卢佳一眼：“谁不敢？不过先说好，输了的人要愿赌服输，必须答应赢家一个条件。”

“怕你才怪！”卢佳一下来了精神，她从草地上跳起来。那天的她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绿色T恤，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短裤，发梢上

挂着亮晶晶的汗滴，她的肤色是那种健康的小麦色，她从来不担心自己的皮肤被晒黑，应该说在认识沈映年之前，她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女孩，漂亮或者不漂亮又有多大的区别，但一切的故事都是从这个下午，这个毫不经意的下午开始。那是卢佳的十六岁，属于她永远不可复制的十六岁。

她不知道在几分钟后她会遇到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个人，在未来的很多年里，他们的命运被轰然地撞在了一起，她在跌跌撞撞里懂得了爱，也懂得了恨，体会了幸福，也感受到最深的绝望，原来她的人生被开启，竟然是在这样的时刻。就像被神秘的谁按下了一个按钮，不是在早一刻，不是在晚一刻，偏偏是在此时此刻。

当她和韩飞站在台阶上的时候，她还自信满满地看了韩飞一眼。韩飞看到陡峭的阶梯，忽然间犹豫起来：“还是算了，这太危险，万一你摔伤了怎么办？”

“现在就认输了？行行行，你要是害怕就在上面待着吧！”卢佳豪气云干地说。她单脚踩在单车上，手握着手得意地看他一眼。

“当我输了不行？”韩飞有点急，再看看那么长那么陡的石阶，口气服软了。而此时的卢佳也不等韩飞，脚一踏上踏板，蹭蹭地就冲了出去。因为冲力太大，单车摇摇晃晃的，几乎要被抖得散了架，卢佳坐上面七荤八素地只管往下掉，一个闪失就可能直接滚下石阶。她也知道害怕了，连连尖叫起来。

这个时候就像是从天而降一样，一个人站在石阶的下方，伸出手臂朝卢佳喊了起来：“跳过来！”卢佳来不及多想，在与其擦身而过的瞬间，他一把抓住卢佳的手臂时，她顺势跳到了他的怀里。天旋地转的瞬间，有风轻轻地掠过，就像是一部黑白胶片的老电影，

很缓慢，很拉长的镜头。她静静地注视着他的脸，有种蓦然怔住的感觉，又有种万花齐放的喧嚣，还有，还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感觉，陌生的、悸动的、幸福的、雀跃的、欢喜的、战栗的……那些感觉在她的五脏六腑里翻腾。

有什么轰然倒塌的感觉。是单车，单车重重地摔在了石阶之下。而她，重重地摔在了这个男生的怀里，他穿着海军的夏日常服，白色的上衣，藏青色军裤，端正地戴着军帽，军帽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就像盛满了微蓝的湖水，他有很挺的鼻翼和薄薄的嘴唇，嘴角漾着浅淡的笑容——所有的事物突然间静止不动，就像拥挤的街道在倏然地停顿了一下，却又犹如风暴席卷了卢佳的整个胸腔，不可抵挡的喧嚣。她定定地、就那样定定地注视着他，他如王子一般英俊、挺拔、器宇轩昂。

意识忽明忽暗，她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手还紧紧地拽着他，从未有过的羞怯就挂在了脸上，他轻轻地放下她，她才察觉他的个子真高呀，她得要微微地仰头才能看见他的眼睛——那么温和清澈的目光，让她有了被吞没的感觉。

天空中沒有云，一朵也没有，碧蓝的海，那样慎重地开着。

十六岁的卢佳。卢佳的十六岁，感觉到有什么不同。

“这可不是女孩子玩的。”他有着沉稳的男中音，嘴角的笑意像星星一样闪。

她的心抖了一下，五秒钟后，卢佳转身就跑。她朝着石阶上面不停地跑，而此时韩飞也从台阶上走了下来，他那么清晰地看到了刚才发生的一幕，他深深地巡视了那个男子一眼，他看上去比他们大几岁，个子高挑，长相清秀，带着一种男孩的纯净清爽也带着男人一样的沉稳挺拔。不像他，不像韩飞，一直都是那种吊儿郎当的



样子，一直都是又痞又坏的样子，当然，他也才十六岁，这个年纪的男孩还没有被修炼出那样的气质来。他再看了看他的肩章，只有一根纵杠，一颗金色红星——他只是一个排长而已。

此时的卢佳喘着粗气跑上来，经过他身边，连看也没看他一眼。韩飞停顿了一下，也跟着她折返地朝上面跑去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韩飞一边跑一边问。

“我肚子疼。”卢佳跑得很急。她的样子也很急，但眼角眉梢却是一种韩飞不熟悉的感觉，是什么？突然之间韩飞明白了，是娇羞，是那种小女儿家的娇羞。他们快要跑到楼下的时候，孙艺芝远远地经过，她有些戒备地望着两人，但这一次卢佳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她，她只是跑，只是跑，就好像有非常非常要紧的事。孙艺芝冷哼了一声，心想，跑得这么快，难道她家里着火了？

卢佳跑上楼，推开门进去，而韩飞要跟进去的时候，卢佳用手朝外面推了推他：“我要拉肚子。”

“我等你。”韩飞耸了耸肩膀说。

“不行。”卢佳斩钉截铁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为什么。”卢佳也不做解释，把门“砰”地关上，踢掉鞋子，一路冲进卧室，扑到床上的时候还感觉整个胸脯激烈地起伏，心跳的声音就像擂鼓一样敲得咚咚直响。她拼命地按住自己的心脏，想要让她平静下来，但是她根本就做不到，满脑子都是刚才的画面——她被一个男生抱住了，她在他宽阔的怀里。不不不，她不是没有被男生抱过，跟着韩飞爬树翻墙的时候，他也老在下面接着她，但感觉就是不一样，她的心在破壳，在发芽……有些措手不及，有些莫名其妙，她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。她就是想独处，就是想

一个人待着，就是想要把刚才的画面反复地想了一遍又一遍。窗外是整个夏季，阳光盛大而华丽，绯红的蔷薇花爬满了院子的每个角落，她突然觉得一切都不同了。是真的不同了。

倏然之间，她的身体一顿，这才想起刚才没有问那个人的名字。旁边的军营里那么多那么多军人，竟然、竟然、竟然忘记了这么重要的一件事——他的名字。

转念又想，没关系。她可以慢慢地找，反正他就在军区大院里，只要她仔细找找，就一定能见到他了。

傍晚的时候，韩飞又出现了。卢佳听到他在外面跟母亲讲话：“杨阿姨，小佳好些了吗？”

“她怎么了？”

“说是肚子疼，不知道吃过药没有。”

杨蓉秋朝卧室里喊：“小佳，你肚子疼？”

卢佳这才磨磨蹭蹭地从卧室里出来，看到韩飞有些不耐烦：“没事没事，你赶紧回家吧！”

“韩飞，就在这里吃晚饭吧，有你爱吃的番茄鱼。”杨蓉秋说着就进了厨房。韩飞家就住在隔壁，这是一栋三层的小楼，一层楼住着十几户人家，因为大家都在一个单位里上班，邻里之间的关系也很融洽，而韩飞跟卢佳更是打小就玩在一起，把对方家也当成自己家一样熟悉，若是觉得自个儿家里的饭不好吃，抱着碗转身就跑对方家蹭饭去了。可是今天卢佳特别不愿意见到韩飞，她就是想静一静，虽然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“静”什么？

“小佳，你肚子还疼吗？”韩飞根本不介意卢佳对他的坏脸色。平日里她对他呼来喝去多了，两个人也常常吵架打闹，但回回闹了别扭，两人互不理睬一副绝交的样子，没一会儿又好得跟一个



人似的。

“不疼了。”卢佳的脸色莫名其妙地有些红，“你赶紧回家吧。”

韩飞也有些不乐意了，平日里他又不是没在她家吃过饭，今天一来就使劲地赶他，而他还惦记着她肚子疼的事，专门过来看看，但她的态度着实让她生气，于是冷冷地说了声：“你的单车我锁楼下。”韩飞说完这句，扭头就走了。卢佳是自然不会担心自己的单车会丢失，因为韩飞总是会替她处理这些事。

等到杨蓉秋端着香喷喷的番茄鱼从厨房里出来的时候，已经没有看到韩飞，不悦地瞪了卢佳一眼：“又跟韩飞吵架了？”

“我没有。”卢佳反驳道。

“妈还不知道你的脾气，就只会欺负韩飞！”杨蓉秋看了看墙上挂着的时钟，估摸着卢政民要回来了。

“我去接我爸去！”卢佳想起似的往楼下跑，在一楼楼梯口的时候，看到了自己的单车和韩飞的单车，他们的单车用一把链锁稳稳地锁在一起。她的心里微微地一暖，又想起下午从单车上跳到那个人怀里的情景，脸上不由得露出笑意。她刚走到楼下的时候就看到父亲的专用车离开，而父亲提着公文包准备上楼，她撒着欢地奔上去，接过父亲手里的公文包。卢政民不动声色地看女儿一眼，淡淡地说：“说吧，又闯祸了？”

“没有没有没有！绝对没有！”卢佳夸张地露出委屈的表情。

“那艺芝的裙子是你让韩飞弄的墨水吧？”卢政民不悦地说，“小佳，你也不是个孩子了，为什么不能懂事一些？不要成天瞎玩，马上就是高中了，你对你自己的人生应该有个明确的规划了。”

卢佳耷拉下脑袋，她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孙悟空，但偏偏还是逃不过如来佛的掌心，这个如来佛就是她爸了。因为小佳的爷爷、奶

奶、舅舅、舅妈、姑姑、姑父……都是军人，卢政民是在军人世家长大，家庭氛围一直很严谨，就连对自己的女儿也是一股军人的严厉之气，虽然生卢佳的时候他已经年近四十，但对卢佳却是没有什么纵容，对待卢佳犯错也从不姑息，生气起来罚她面壁那是常事，而卢佳虽然受罚却又是不长记性的主儿，天生的顽劣让她总是闯祸，所以平日里父女的关系并不见得融洽。

听到父亲又开始教育自己，卢佳吐了吐舌头，故作委屈地说：“爸，您可真冤枉我了，这次跟我半毛钱关系也没有，都是韩飞……其实我也劝他了，别老欺负孙艺芝，可他就是不听！”

卢政民皱了皱眉，还想要开口教训，而卢佳今天特别乖地挽住他的手臂：“爸，您放心，以后我会跟孙艺芝和平相处，也让韩飞跟她好好儿相处。”

3

一连好几天里，卢佳都在石阶那里来来回回地“骑”着单车，就算她的脖子仰成了长颈鹿，也没有见到那天的那个人。也许有的情感是油然而生的，她自己已经知道了发生了什么，是喜欢，是喜欢上那个人了。在卢佳十六岁的年纪里，虽然她的性格大大咧咧，但也不是没有人喜欢，初中班上有个叫陈景浩的男生就很喜欢卢佳。

陈景浩在班上也属于那种调皮捣蛋的学生，但因为长得很帅，足球又踢得很好，所以很受学校里女生的喜欢。卢佳因为常常跟韩飞在一起玩，跟他们足球队的人也混得很熟，把陈景浩也当成是哥们儿一样，有时候看他们踢球输了，还会把脚一踹当成替补队员就上了场，对方球员见她是女生还当他们队里没有人派个女的就上场

